



# 江苏散文选

1984

18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江苏散文选

1984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江苏散文选

1984

本社编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印张 9 1/2 字数 180,000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

书号：10100·725 定价：0.75 元

责任编辑 陈乃祥

· 目 录 ·

李鸿声	水乡风情小记·····	1
苏 叶	能不忆江南·····	10
陈一凡	观舞龙记·····	21
薛尔康	运河从我窗下流过·····	29
忆明珠	鱼的闲话·····	35
范培松	小桥赋·····	41
梅汝恺	石城花树·····	45
凤 章	蟹忆·····	49
魏毓庆	雨花台的启示·····	52
李克因	蝉海新绿·····	58
天 戈	冷酒店·····	63
邱 载	桂乡明月夜·····	68
谭亚新	晨光熹微中的早市·····	76
力 田	今年元夜时·····	81
陈 肃	牛·····	85
章左声	春涨·····	92
姜 滇	窗前有棵石榴树·····	98
林凯家	江北有一座小城·····	103
季冬宁	东郊风情录·····	119
曾烟帆	家乡的阁楼·····	128
赵翼如	脚手架·····	132
蔡海葆	花城树市·····	137
枫 亚	夏夜琴声·····	141
林震公		

蔡之湘	桔女 .....	145
何 竹	夜深，情切切 .....	153
丁 芒	亮雨 .....	158
薛 城	母子 .....	164
王苏红	遥望星空 .....	171
王玉彬		
唐文珍	白衣战士之歌 .....	179
德 咏	望娘湾寄绿 .....	182
顾寄南	婆奶奶回府 .....	186
艾 煊	兰之恋 .....	194
海 笑	春雨霏霏 .....	207
柳树根	树根之光 .....	213
澄 碧	霜痕 .....	225
高 风	新枝绿且艳 .....	236
顾 炯	振翅犹唱大地春 .....	242
古 平	八旬书翁写尽乌江水	251
石 醒	山高水长 .....	266
沙 白	秋山红叶 .....	275
幸品镇	一双白皙的手和二寸 长的杏黄色袖口 .....	281
杨 旭	始皇陵随想 .....	285
路 桦	橄榄坝上 .....	290
张成珠	姑苏碑石 .....	293
叶庆瑞	我们播种希望 .....	300
山 谷	江南风采 .....	304
杨德祥	走上海防线 .....	310

陆 茅	散文诗三章 .....	314
郭 浩	海之歌 .....	317
后 记	.....	320

# 水乡风情小记

李 鸿 声

## 清 水 桥

清水桥是我们村口那座灰白色石拱桥的名字，也是这个村巷的名字。桥柱镌有一副联子：“举棹东下，三江碧波迎归客；扬帆西去，洞庭山色送行舟。”除了小河，除了舟船，要算清水桥跟我们村巷里的人感情最深挚。

清晨，勤快人好象蓄满了无穷精力，肌肉发胀似的，熬不住要赶个早工。从淡淡晨雾和炊烟间走出，踏过青竹夹峙的石径，走上清水桥，去对岸田里落一身汗水，然后轻松地回过桥来吃早饭。

青嫩的桑林散布在小河两岸。三眠开叶，蚕吃桑叶迅疾赛过风卷残云。蚕女忙的是采叶，整日钻在密不透风的桑林深处，直到夜露浸湿布衫，才倦倦地踏过桥来。这中间，常有几个年青女子脚步快捷地忙着担叶，杳杳地来回于清水桥上。沉沉的担子搁在柔圆的肩头，咯吱咯吱，光脚板轻盈落在地上。踏过河来时，每每夏夜的月牙升得老高了，疏朗的月色将蚕女的情影和透空的桥身，一齐倒映进宁静的小河。

我们七八岁时就爱趁上学踏过清水桥，俯在桥

栏杆上，朝绿得发亮的河水，傻里傻气地数一数去年一冬寒脱落了几颗乳牙。彼此用漏风的童音争吵，到底是牙脱得多好？还是少好？落牙多的说多好，落牙少的说少好。吵来吵去不得要领，彼此发誓，永不理睬。可一夜过后，这龃龉、这气话便遗忘悉尽，还是一道上学、放学、割草、躲野猫、捉鸟蛋、偷黄瓜。偷瓜让大人发觉了是要遭骂的：“哪个野小鬼，香杆杆粗的嫩黄瓜就采了吃，也不怕肚子痛！”恨急了，加上难听的“绝子绝孙”的咒语。我们还是做子孙的时代，谁去管那尚不属于我们的遥远之事呢？肚皮痛倒是有过，不过，吃之前将瓜多朝前襟揩揩，吃下去就没事。

天晴风清，村里大人出工收工，老爱在拱桥顶停立片刻，仰脸望望湛蓝天心中游来的几丝云片，低头望望河面漾来觅食的小鱼。复又尽兴地眯起粗糙的眼皮，望望四周肥沃的绿意和金色。多美气！到处是绿得能掐出油来的庄稼，到处溢出成熟的醇香。这是种田人最得意的杰作，望一眼吸几口，心会醉的！心境不佳，跟屋里人呕了气，或跟乡邻闹了纠葛，再或是让琐事搅了心理平衡，那末，只要去清水桥上站一站，望一望，心就顺了，气也消了，平静了，知足了！

清水桥也有不尽农民本分的人。

他叫兴宝，父亲早歿，他是母亲与不知名的情人养的。因为有了他，母亲受尽屈辱的讽言冷语，茹辛含苦拖了他五年，在一个深秋之晚，便悄无声息



地去了。小小年纪成了孤儿，有一顿无一顿地挨过来，竟养成了一副懒散脾性。三十来岁年纪，还不打算成家立业干正事。

我家隔壁阿妈娘是清水桥出名的媒姑，发了怜悯爱惜的善心，跷挪着小脚，去到老远的下塘，寻了一户新寡，想撮合了这门亲事。不想兴宝在滑草席上翻来复去想了一夜，第二天清早回了阿妈娘，说他是今日半只猪也吃得下，明天饿成前肚皮贴住后背脊也熬得起的角色，说是不能再去害了人家。

他一人两袖清风，悠悠荡荡，竟打算这辈子就如此悠荡下去了。桃园后是他两间歪歪斜斜的破瓦屋，落雨屋漏，寻只缸盆接水，屋里到处堆满了破盆。积水满了也不倒去，任其溢在屋中，阴潮阴潮，散发着霉味。清水桥村巷，也独独他家大门不上门。门白烂了，要阖也阖不上。

兴宝手中留不得一个隔夜钱，右手进，左手随时出。一到岁终年末，一笔口粮柴草钱全宕在会计帐本上。分红时有人刻薄骂：“这野种，吸众人头上血！”他忍了，涎了脸说：“东家阿叔，牛吃稻柴鸭吃谷，烂泥菩萨住大屋，各人各福！虱多不痒，债多不愁，我兴宝千年不赖，万年不还，嘿嘿！”

队长和善人，独个儿挺住了让兴宝得个“优供补”待遇。每年秋里发一套新棉袄，驼过一寒，待开春就将棉花抽了，当夹衣着。进了夏暑，再剪去两只长袖，撕了油腻的夹里当衬衫。待到秋后，再领新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兴宝长一副狭溜溜的

鲙鱼身架子。长长的蓬蓬的头发，细细的腿骨，这是幼时营养匮乏的遗痕。衣衫从不见有囫囵纽扣，腰里只用条塑料绳子一束。说不清什么缘分，小时光我们简直是他的影子。捉了田鸡、打了青花蛇，剥皮洗净了，从家里偷来砂锅佐料，便去聚在他那破屋中架了烧，分了吃。

他下田懒散，钓鱼捕蟹却很精。屋里任什么尽我们拖，唯独几支叉和一只装了逆梭片的鱼篓万不准我们染指（其实除了这几件他已实在别无长物）。他举了鱼叉蹲在树荫下，指着河心对我们说：“阿看见了，那里有条宽鬼头呢！”我们惊奇得屏了呼吸，眼儿一眨不眨地盯住小河。眼瞪酸了，可除了星星点点浮来的萍蓼和曲曲扭扭的绿树影斑，什么动静也没有。“啥？哪有啥宽鬼头？骗人！”我们说。

“憋坏！”他腾出一只手，在胳肢窝下正探长了颈根的孩子后脑壳上拍了一巴掌。“它钻在二层水里呢！”言罢，一鼓腮，运口气，手腕一抖，鱼叉脱手飞去。果真，河心水面上浮起一条二三斤重的胖头花鲢，绝望地甩打着尾巴。待鱼挣乏了，兴宝便慢慢收拢系在鱼叉柄上的细绳，拎起鱼悠悠然而去。

兴宝三日两天去镇上。把手里捉得的鱼蟹卖了，再买转几包香烟，打半斤烧酒，以及他觉得需要的什物。有时也买回几颗粽子糖，用他黄黄的牙咯嘴一咬两半，分派给去他屋里玩的我们吃。遇到喝了老酒，上了兴头，他便盘腿一坐，从褴褛的布衫口袋里摸出半块米片糕，眯缝红红的醉眼，说是要考

考我们：

“嘿嘿，给你们出个题！谁先猜对就归谁吃！听好：树上有十只鸟，猎人开枪打死一只，树上还剩几只？”

“九只！剩九只！”我们一道嚷，都想抢个第一。

“错了错了！一个都没猜对！”兴宝得意地将手心里托着的半段糕塞进喷着酒气的嘴，含糊不清地说：“一开枪，不死也早吓得跑光了，哪还来九只鸟呢？嘿嘿！”

我们只得眼巴巴咽下满口涎水。

过几天，他又出了同一题目，我们兴奋地回答说：“一只也没了，全吓跑了！飞光了！”

“不对！打死了的那只还没落下来，还挂在树梢上嘛！”他眼里闪出狡黠的光芒，手摸瘦削的下巴。这种题目，我们永远也答不对，于是，他志得意满地笑着走了。

少时的我们崇拜着这个被大人们鄙弃的大人！

## 鱼 香

菜花土婆鱼和了鸡蛋清蒸，是城里人尝不到的美味。土婆一身暗褐细鳞，宽头扁口，一嘴尖利细碎的牙，长年伏于石缝树洞之间，吞食弱小的鱼虾。这种鱼，菜花时节最贪食，即便外行，下了钓子也决不会空手而归。

我们十一二岁时，常结伴外出钓土婆鱼。鱼多时，你曳一条，他曳一条，快活得呼喊不辍：“牢了！牢

了！”手气不佳时，钓得多的便在临末将鱼篓倒转，鱼落地上，分成几份。待他仰起脸来，同伴们全目不斜视地走了，一个个成了最金贵的也难以诱惑的英雄。钓到鱼的反觉得孤伶伶的，无意趣了。

迷着钓鱼，就常常旷课。旷课瞒住家里倒不难，但学校里天天点名，老师会记得的。无奈，只得央求村里矮子金根帮写请假条。

“兹因王小勇肚子痛，在家挂盐水。”

或，“今因李申根外婆病重，随母前去探望”之类，“望先生予以批准为盼”。然后挺潇洒地写上家长姓名，再将条子一丝不苟地叠成很美的燕子型，托人捎去。交易的条件是一人送他三条土婆鱼或一个鸡蛋。

暮春桃花汛和初夏梅雨季节是各种鱼类产卵当口。连日连夜的猛雨，小河陡然暴涨，瘦瘦的河道宽出一倍，湍急地打出漩涡。水高桥低，坐在清水桥板上，垂足便可洗濯，船儿紧系着高处壮实的树干，它已无法在多桥的河流上来去往返了。雨水将两岸稻禾草叶的清香，细泥草屑刷在河里，朝太湖泄去，诱得太湖里无数大肚子鱼结队而来。这时，村巷隔河岸滩布满了扳网，交叉成犄角之势。鱼从东岸网中侥幸漏脱，定会让西岸网稳稳扳住。

一片迷茫的雨色里，扳鱼人赤了脚，裤管卷抵大腿根，一披蓑衣，一项笠帽，斜背一只鱼篓，人蹲在稻草搭起的避雨棚里。网扳出水，闹得噼喇声，便用长柄小圆网捞出落网之鱼。一到断黑掌灯，两

岸点起桅灯，黄的晕圈在风雨里悠悠晃晃，幽淡明灭，引人沉思默想。大水时节里的鱼呛多了混水，泥土腥味重，捉鱼人又多，鱼价不俏。扳得多了，干脆排家挨户分给了乡邻吃。走在濡湿的村巷里，到处弥漫着喷香的煎鱼的鲜味。

梅雨后，水退了，河清了。鱼鹰船便来光顾小河。我们村里人管它叫水老鸱。浑身黑得象团炭，长长的喙变成锐利的钩。不下水时，栖息在翘头翘艄的小船舷朝两边挑出的竹棒上，半阖朦胧的眼。忽地，撑船人打个尖利唿哨，它便浑身一震，眼中发出一种比夜色还深郁的黑光，翻身扎没河底。立在岸滩，可见影影绰绰几团黑影飞速掠去。啄到鱼了便浮上河面，傍向小船，让撑船人提了长颈将鱼抠了。水老鸱脖颈上深深勒着一条细绳。大人们说，这家伙喉咙粗得一两斤重的鱼也活吞得下，不勒紧，船上人就蚀本了。不知怎的，大人随意说的话，使我生出了天真幼稚的怜悯，也使我憧憬着摆脱一切原始愚昧束缚的理想，觉得鱼鹰让人勒了喉咙，还得为人卖力，是一种不幸。连它那乌黑的毛色我也觉得象征着一种悲哀的愁惨。家里向船上称了几斤鱼，我不想吃。妈妈说，水老鸱叨过的鱼是不鲜的，也就不再向鱼鹰船买鱼了。

清秋千里，红菱白藕，适是红尾鲤鱼、滚圆的鲢青鳊子，狭狭的白鳢最肥美的时候。白鳢尤其是透明细腻，皮肉轻轻一刨便冒出油来。这鱼刺极密，纹又乱，孩子常会哽了。年迈的奶奶便让孙儿含口饭

团，不准嚼碎，一气吞下。她则一手端碗，朝孙儿头顶轻轻叩三下，口作喃喃以求冥冥之中的灶神。这时节，逮清水鱼的网船便首尾相衔摇进小河来。清晨，村巷一片空寂，枕着小河的家家的主妇刚点了第一把早炊火，淡淡青烟散在树蓺竹篁间，渐渐与河心漂起的水气漾融了。醒得早了，我便悄悄地趴在朝小河而开的窗口，静等着，默默谛听，忽听一声轻曼的啾呀，雾层里隐隐见得清水桥洞下正悠悠地穿出只乌蓬网船来。健美的渔妇在艄后拨橹，轻捷得不惊水花。男人挺立船头，理好网口。到了河湾，渔妇将船点住，男子便将网奋力甩脱，蓦地铺开在半亩大小的水域，平静的河心只漂出一层密密的白水沫。网船上人有时会掷几条大鲫鱼给我们，说是给猫吃的。我们让妈妈洗净了蒸在锅架上，鲜堂堂和顿饭。我们也常背了家里，抱着南瓜山芋抛给船上人。岸上农家子女多、家道贫的，也有送了给缺儿少女的船家的。我们村有个阿六妹，六岁时寄养给了网船。八岁的哥哥舍不得，硬是把妹妹从二十里外背回来了。他怕父母罚他，跪着说：“爸，妈，给我吃两顿，我不喊饿，我要妹妹！”他幽咽着。父母也抽泣了，搂住兄妹哽咽得说不成一句话。

六妹是个聪敏漂亮的姑娘，我们都喜欢她。因为她的此番经历，我们就取笑她“网船婆婆”。她气得小酒涡一颤颤，黑宝石般透亮的大眼睛闪出晶莹的泪光，小小人儿越发让人怜爱了。我们一心软，仍叫她六妹。渐渐地她也不在乎了，逢了有人笑她，便

斜你一眼，喊你是“网船公公”。

“送你网船去，做个江北人！”我们故意气她。她撇撇小嘴，“要么送你去！”

“送你！”“送你！”闹到后来，大家都笑了。

# 能不忆江南

## ——常熟印象

苏 叶

我有两件棉布的棉袄罩衫，中式，碎花的。颜色和图案很平常，带点儿印花布那种蓝殷殷的民间味儿。可又不完全如此，在文雅素淡中，缀着一星星红的、绿的、俏皮的颜色。试穿过它的大家闺秀也好，小家碧玉也罢，都觉得称心。当时满街正盛行化纤原料的大花大格罩衫，许是看腻了，大伙都说这样儿的好看。问是哪里剪的布，我说在常熟。

真的，常熟是这么着走到我心里来的。身处其中时倒并不觉得，过后才慢慢品出点味道来。仿佛那里的确有点特别，特别在那古老的房屋，清冷的店铺，城中的河道里有小小的乌篷船咿咿呀呀地摇过了石拱桥，还有别致的小点心。记得我花了毛把钱，吃了一碗浮着蛋丝的馄饨。又花了毛把钱，买到一份汤团。四个鸽子蛋一样滑嫩的圆子，浅浅地装在一个青花小碗里，很诱人的。不过，这都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记得那时天已冷了，我到的那日偏巧没有太阳，又是临近开晚饭的时候，暮云四合，景象很有点萧条。因为不认识什么人，怪怯的，第二天早饭我一



个人寻出来吃了。街上行人寥落。当时我还年轻，寡闻少见，不知道这里是有名的文化古城，有许多值得夸耀的历史。比如前清一代二百多个状元中，常熟就占了六个！我不知道这里是《孽海花》作者的家乡，不知道孔夫子七十二高贤中的唯一江南弟子言子的墓就葬在虞山脚下。不知道这里出产金贵的凤凰稻。唉，<sup>3</sup>也不知道一个乞丐发明的，用泥包裹了放到火里烧好了再吃的“叫化鸡”，在全国竟有那么多的崇拜者！我对常熟的全部知识，都是从《沙家浜》里得来的。

我无目的地溜达着，半空里飘落下斜斜的冷雨丝，觉得很没意思。回头时拐进一家布店，相中了那两块布。店员好不容易听懂了我的话，抽出笼在袖筒里的手，直起身子，拿长尺懒懒地倒了几倒，布才到了手。中午我就乘车离开了。想不到这两件衣衫老牵着我想起那地方，挺独特，又有点朦胧，象是一柱香飘过来的雾，闻得到香味儿，却握不到手里，看不见形状。什么时候能去细细地体察她的秉性容颜才好呢，我老这么念着。

然而今年七月，《青春》邀我去常熟，我倒踌躇了一下。因为这些年来，使人失望的事不少。人呵，地方呵，希望呵，名声呵，你原来以为不错，远远地望着，很带着温情，可一走近看清了，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如蒙蔽着呢！我对于好的记忆是最怕打破的。可巧临行前又碰到一位朋友，她刚从苏州、无锡演出归来，提起那里的情景，没有多大兴